

第四章 《京华烟云》与《四朝代》女性形象同异原因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是两个国家不同作者的作品，但是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如此的相似和有可比性，比如两部作品都有着被奉作理想女性的人物，也都是一些封建的、墨守成规的没落贵族，也有一些金钱至上、六亲不认，但最后都重新找回人性的人物，更有封建社会特有的妾形象。这种创作上的巧合是源于什么原因呢？我们下面就分别从作者、女性所处时代以及中泰两国宗教文化等方面入手，来探讨两部作品女性形象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第一节 女性形象整体相似的原因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的女性都生活在 20 世纪初的封建社会中。这个时代对中国和泰国来说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分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异族入侵，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在泰国虽然看似平静，但人民大众也同样孕育着对封建统治的颠覆，并最终于 1932 年 6 月爆发革命，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另一方面，自五世王的出访欧洲，力图变革，到后来历代国王对西方的积极学习，泰国的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动荡的社会中，任何思想和传统都处在前所未有的不稳定状态，因此，产生了这么多个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林语堂和克里·巴莫这两位作家在男权主义的年代，用他们的笔，有血有肉地描述女性的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示着她们多姿多彩的美，同时也写出了女性的痛苦和不幸，她们的绝望和向往，表达着他们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京华烟云》和《四朝代》女性形象整体的相似，究其本质正是历史的相似，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封建制度下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及其命运的相似。

林语堂和克里·巴莫两位作家抓住人物性格的特点，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客观而生动地反映了典型的女性生活和女性共同心理，从而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就造成了她们的相似。

林语堂和克里·巴莫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们都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都本着“实录”精神，十分忠实地描写女性生活的本来面貌。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的序言中就说，“‘小说’者，小故事也。无事可做时，不妨坐下听听。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因此与新近甚多‘黑幕’小说迥乎不同。既非对旧式生活进赞词，亦非为新式生活做辩解。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1]（P1）在小说《四朝代》中，克里·巴莫在序言中也提到“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性格时，作者是严格地遵循了真实的原则，力求不让这些人物的说或做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事。”^[2]（P2）遵循真实地创作思想，使得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更具生命力和可信度，因此可以说，二人在“实录”现实生活基础上经过概括和提炼创造出了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众多女性形象。

另外，中泰两国都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农耕型封建社会，在 20 世纪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使得中泰两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脚步，加之西方列强对东方资源的觊觎，进一步冲击了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正是出于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西方的拜金主义随着各种思潮一起涌入了东方社会中，因此，便出现了如素云、莺莺和妩恩、布拉侖等众多迷失在金钱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和泰国都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这样两部作品中也就很自然地塑造出很多妾的形象，她们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女性形象，地位低下，受到男性的玩弄和家庭的遗弃。

总而言之，《京华烟云》和《四朝代》这两部中泰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相似的时代背景，中泰两国社会文化的交集，以及相似的婚姻制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著者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泰]克里·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度，共同的男权统治，使得两部作品自然出现了一批在社会地位，家庭角色以及思想性格等方面都十分相似的女性形象，她们共同构筑了两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形象。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真实的女性生活。

第二节 女性形象个体相异的原因

一、作者的不同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愿望和理想，是作者思想的形象表达。而小说家的思想、审美倾向必将聚焦于人物形象之中。而由于不同作者的人生经历、审美标准和他们的思想高度是迥然不同的，这就使得他们塑造的代表自己思想和审美理想的人物形象是相异的。

林语堂出生在清贫的小山村，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是个基督教的传教士，因此林语堂从小受的是孔孟经典和基督圣经的双重教育，然而在生活上林语堂又是一个道家思想的拥趸，这些复杂交错的思想背景使得林语堂在创作小说人物时便显得真实而生动，因此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儿时渴望裹脚，一时兴起就要给丈夫纳妾的木兰，也能看到吟诗作对，独闯司令部救人的木兰，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每一个都有着复杂的思想，独立的思维，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说到女性形象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对林语堂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个女人，第一个是他母亲，第二个就是他的二姐，林语堂母亲是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勤劳而且勇敢，据说是一个人赶走了一群地痞无赖，联想到木兰去司令部救立夫的勇气，我们似乎就能找到小说人物的原型了，另外一个就是林语堂的二姐，林语堂的二姐长的清秀可人，从小和林语堂关系最近，二姐不但可爱善良，而且聪明伶俐，曾和幼年的林语堂编小故事讲给大家听，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和封建思想的局限，渴望读书的二姐不得不放弃进修的机会而选择嫁人，林语堂因为此事而非常难过，在《京华烟云》中我们看到林语堂毫不吝惜的赋予了众位女性角色不逊于男性的才情与智慧。可以肯定的是，林语堂是一个女性意识相当强的中国现代作家，男性中心

文化对他的制约远不如女性中心文化对他的影响。[1] (P146)

克里·巴莫出身贵族，从小即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虽然历经君主立宪的改制风波，但实际上泰国的王权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另外，泰国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佛教被尊为国教。因此可以说，克里·巴莫是既受到佛教的洗礼，又对封建的观念进行了传承，虽然一度留学英国，仍不能动摇这种强烈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价值观。这种宗教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女主人公帕洛伊的身上，佛教不仅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也是一种柔韧的统治力量。因而作者笔下的珀怡（即帕洛伊），她一方面深受泰国封建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又不可能不被佛教气息所包围，受到佛教道德的训练，而事实上两者是密不可分、合二而一的。[2] (P41) 另一方面，作为贵族的克里·巴莫，他创作出的女性形象都带有贵族小姐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品德，因此，《四朝代》中鲜有描写下层百姓的生活片段，生活在宫中或者豪宅中的这些女性们，她们对社会往往是妥协和怀旧的，这也成了整个《四朝代》思想内容的主色调。

在审美倾向上，两位作家也有不同的见解，林语堂追求的是道家的自然之美，小说中女性无不透露着质朴的气息，不加修饰的华丽，比如崇尚女性的天足大脚，喜欢木兰的坦白直率，甚至木兰终老的理想是归隐田间，做个农妇，回归自然；克里·巴莫塑造的泰国理想女性形象则是处处要约束自己的，可以说是要完全遵照着社会乃至男人审美标准那样的生活，因此，帕洛伊成为了泰国女性的典范，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喜欢帕洛伊，就连六亲不认的妖恩大姐，最后也是折服于帕洛伊的隐忍和善良，而像曹伊那样有着鲜明个性，锄强扶弱的女性在泰国是不被接受的，最终只能老死在宫中，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审美倾向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两位作者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文化教育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泰两国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女性有着不尽相同的地位和权利。

作者的思想高度决定着小说人物的行为和命运。林语堂一生避免参与政治，对待一切事物，都是平和宽容的心态，小说《京华烟云》开篇即表明立场，不对旧的社会进行怀念，也不对新的生活进行辩解，在那个缺乏信仰的年代，中国人

[1] 王兆胜.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J].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8（1）.

[2] 周婉华.泰国历史小说《四朝代》中珀怡性格的文化意蕴.[J].昆明：思想战线，1996（2）.

多半生活在迷茫之中，林语堂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也映射在了小说中的人物身上，那就是对民族和对同胞的热爱和忠诚，因此，在国难当头，日本欺压中国人的时候，即使堕落如素云的女性，最后也能为国捐躯，戴罪立功。而小说《四朝代》这部作品，无论从主题的主观性、客观性和时代性来看，这部作品的主题，都应该归入歌颂封建制度的范畴。[1] (P84) 克立·巴莫的出身和泰国的社会，决定了作者的立场，也就相应的决定了小说中众多女性形象的立场，她们无论性格如何，对待身边人事如何，都始终是维护着整个封建的统治体系的，因此，帕洛伊的生命随着国王的驾崩而消耗殆尽，娶了多个小老婆的不丕德并不受到丝毫的指责，甚至帕洛伊会心甘情愿，毫无怨言的做丈夫私生子的母亲。种种这些都受制于作者的思想，使得两部小说的女性各有自己的特点。

二、文化的异质

中国和泰国是两个有着显著文化差异的国度，虽然自古中泰两国就不乏贸易往来，而且随着商贸的交流，把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诸如《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带入泰国，甚至克里·巴莫自己也创作过不少中国题材的小说，但是，《四朝代》毕竟是一部纯粹的反映泰国贵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作者完全依据泰国当时的史实搭建舞台。因此，两国文化上的差异性最终造成了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性格命运的不同。

中国自汉代以来便“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经典成为控制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统治工具，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影响之深，即使无孔不入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也无法与之相抗衡，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体系。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在道德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这些儒家的要义都能从小说《京华烟云》的女性形象身上找到，尤其是作为小说核心人物的木兰，虽然作者称其为“道家儿女”，但是，木兰处事的“中庸之道”，对待世间万物的博爱精神，无

[1] 李健. 泰国小说《四朝代》主题论考. [J]. 洛阳: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6 (5).

不反映出儒家文化对她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提倡人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木兰才会抓住机会，想尽办法去营救立夫，在丈夫有了外遇，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刻，木兰积极主动与丈夫的外遇女子接洽沟通，并和父亲一起巧妙地导演一场喜剧，化解了这场风波。即使是堕落的素云，最后也能通过为国捐躯完成对自我的救赎。身为妾的桂姐在家中能够运筹帷幄，利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谋得在封建大家庭中生存的空间。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影响。

与中国不同，泰国自古受到的便是印度小乘佛教的影响，历史上有名的经典，如《拉玛坚》、《伊瑙》、《坤昌坤平》等都是取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故事传说。泰国全国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佛教寺庙，仅在小说《四朝代》所处背景的曼谷地区就有上百个寺庙，僧侣在泰国备受尊敬，即使是国王，见到僧侣也要向僧侣合十敬拜。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唯一不排斥异教的宗教，佛教的这种宽容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泰国人的思想，在小说发生的年代，西方思想已经涌入了泰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文化的进入，甚至都不需要借助基督教的传播，而可以更为直接的存在于泰国社会中，在《四朝代》中，在封建统治的中心，皇宫内就开始了西方的舞会派对；帕洛伊对儿子娶回洋媳妇的包容与适应。但是，小说中的女性们，除了帕洛伊的女儿布拉侓，其他人都表现出很传统的思想观念，虽然对西方思想和文化并不激烈的反对，但是都能置身度外，帕洛伊和曹伊等人都能保持一辈子的贵族传统，而丝毫不受时代的侵蚀，这归根结底是由于泰国的信仰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她们以佛教教义为生活的伦常标准，而以国王为人生的精神支柱，这个根基西方人没有能够改变过，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过是和王室进行妥协后的“胜利”，加之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多是王亲国戚，她们的命运自然就和王室密不可分，每当王宫发生些许变化，她们的命运便随之起伏。

家庭就是个小社会，它往往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导向，在《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作者都是选择几个大家庭为小说的舞台背景，中国和泰国的家庭文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也决定了两部小说女性形象的相异。中国自古以来是多灾多难的国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千年，在国家不能提供给社会更多保障的情况下，家庭就成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剂，因此，家

庭的社会作用在中国特别明显，家庭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都和大家庭息息相关，婚嫁讲究门当户对，往往家庭的势力财富会决定婚后女性的地位，当牛家没落时，素云便倍感压力，感觉到地位不再，最后选择堕落，其实这与家庭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在泰国虽然也重视家庭，但是显然和中国还是有很大差距，泰国历史上比较稳定，虽然历经和邻国柬埔寨缅甸的战火，但是总体的社会还是稳定的，特别是曼谷王朝延续至今的封建统治，使得泰国人心中的依靠不是家庭，而是王宫，特别是像帕洛伊和曹伊这样的贵族阶级，她们的命运和王室密不可分。当封建贵族没落的时候，这些人的命运也便都跟随着没落了下去。

综上所述，作者的生活背景，审美倾向，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的诸多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女性形象。总体来看，由于中国近代封建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得《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较强的时代特色，这也是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近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境况下饱受质疑，在男性启蒙家看来，传统女性的无知和体质的羸弱是造成近代中国衰弱的重要原因。[1] (P2) 而由于泰国封建君主制得以存留，加之作者的身份，《四朝代》中的女性形象则明显的呈现出传统和保守的特征。

[1] 罗列. 女性形象与女权话语——20世纪初叶中国西方文学女性形象译介研究.[M].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8.